



流动的云

常胜杰 摄

乌兰布统，自然的旋律

□秋石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一曲天籁之音，拉开了乌兰布统草原苍茫、雄浑、壮美的画卷。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乌兰布统的天，深邃、高古、宏阔。无云的时候，那种纯粹的蓝，干净、幽谧，让人窒息。而云，永远是天空的标配，是乌兰布统的绝唱，云是无声的诗篇，流动的天籁。云在静止的时候，天空静止了，草原也静止了，没有一丝风，万物在孕育，在安静地生长。云在流动的时候，变幻莫测，有时候，一朵一朵的云，絮状的、蘑菇状的、鳞片状的、丝丝缕缕的，奇形怪状，仿佛一群安然吃草的羊；有时候，大朵大朵的云，雪白的、铅灰色的云，被一只无形的鞭子驱赶着，快速流动，云层下的阴影，掠过茫茫草原、森林和湖泊。而草原的傍晚，是云最绚烂的时候，绵延起伏的云，像山峦，像浪花涌动的海平面，像一匹无边的丝绸，猩红、橘红、栗色……把草原的天空装点得如梦如幻，而这时候的草原，牛羊归圈，百鸟栖林，牧人收拢了长长的套马杆，月亮躲在厚厚的云层后面，怀抱琵琶，等待着弹一曲月光下的草原之夜。

乌兰布统，春天，草原从白雪皑皑中恢复生机，万物苏醒、草木萌发，草甸、山坡、湖畔，河流，森林，到处是白色的羊群，到处是牧人的歌声和悦耳的鸟鸣。夏天，气候宜人，雨水充沛，牧草疯狂生长，牛羊撒欢，万马奔驰，这是草原最旺盛、欣欣向荣的季节。秋天如约而来，湛蓝如洗的天空下，棉花似的云，漫不经心的，在头顶上飘来飘去，几乎擦肩而过，似乎触手可及，这个季节的乌兰布统，风平浪静，起伏的山丘，茂密的草甸，斑斓的野花、闪亮的湖泊、大片的湿地、潺湲的河流和苍郁的森林，构成了绝美的草原风光；绵延跌宕的草甸上，青青的牧草渐趋成熟，漫过膝盖，紫红、浅黄、淡蓝、粉白的花，星星点点，一阵阵淡淡的清香，沁入肺腑。

极目远眺，阳光下的草甸，低矮的山丘，起伏的曲线，柔和而优美；沙柳、榆、榛子、白桦，这些草原上原生树，往往一棵、三两棵，抑或丛林状，在斜坡、山顶或者山脚下，或歪歪斜斜，或迎风伫立，形成多层次的画面感。

乌兰布统的湖泊与湿地一般成互生状态，往往在一大片水草丰美的湿地中，一汪清凌凌的湖水闪亮其中，大的，上千亩，小的，形如池塘，仿佛天空中坠落的绿

翡翠，在辽阔的草原熠熠闪光；湖面上，野鸭子安然凫水，优哉游哉，一只水鸟在低空徘徊，倏忽从水面上掠过，尖利的喙，啄起一条挣扎的小鱼，迅速向附近的丛林飞去；湖畔，遍布芦苇，有的丛生，有的一大片，呈放射状，葳蕤而生机勃发，一直延伸到湖的中间，这些茂密的苇荡，自然成为野鸭和水鸟们栖息的天堂。

在乌兰布统草原，在山丘围拢、树林掩映的山谷中，公主湖，一泓清水，静卧其中。公主湖的故事，让人潸然泪下。公主湖，一湖水，一湖眼泪，一湖不朽的传奇。

将羊泡子，四面群山怀抱，一平如镜的水面上，太阳的光斑，窸窣闪亮，水鸟啁啾，鱼翔浅底。

在乌兰布统舒缓的山坡上漫步，一个人的旅行，自在、惬意，天空是飘荡的云，脚下是漫山的碧草和野花，远处是白色的蒙古包，一个人就是一片美丽的草原。

如果向远方眺望，大片的白桦林，在明亮的秋阳下，披上橘色的光芒，逆光将眼前的一切打出高光轮廓，构成了一幅油画。

乌兰布统的河流，或细若游丝，或形如飘带，有的隐身于丰美的水草中，汨汨流淌，仿佛害羞的少女，犹抱琵琶半遮面；有的蜿蜒曲折，悄无声息，从大片的草甸中逶迤而去。广阔的草原孕育了河流，反过来，河流又滋润着草原。无数涓涓细流，从山丘、草地，汇成吐力根河、乌兰河、西拉木伦河……最终形成滦河、辽河、潮河等大大小小的河流。

乌兰布统的河流，还在于因河而形成的草原峡谷，处于红山军马场的河流，河水幽深，深深的河道，切出陡峭的河岸，清清的河水，拨开茂密的丛林，仿佛一条盘旋而去的长龙，游向西拉木伦河，游向草原的尽头。

乌兰布统的秋天，一望无际的草原，秋草一片金黄。五彩山，乌兰布统一张多彩的名片，色彩斑斓，凝重、壮丽。

乌兰布统，又名坝上草原，处于阴山山脉与大兴安岭余脉的交汇地带，位于克什克腾旗南端，北接浑善达克沙地，南与塞罕坝隔河相望。

乌兰布统，那奔驰的骏马与悠扬的马头琴，那高耸而神秘的敖包，那白色的毡房和袅袅的炊烟，那洁白的哈达与酸甜的马奶酒，那熊熊的篝火与欢快的蒙古舞……

一首歌，一部古老的传奇；一首歌，一曲草原的绝唱。

风且吟听



□犁夫

乡间，是一条条小路相连。一声声咳嗽，都是天地之间的方言。不用额外的说明，喜鹊与乌鸦，都在发表欢喜与忧伤的感叹。

门口的雏鸡，简单地注解着紧锁的院落，偶尔，一两声犬吠，在攥紧的询问中，叩击门环。

或许，在老树的枝条里，还能找到昨天的风雨，浓稠的眼角，勾勒沧桑的流年。一碗浓茶，在一次次稀释，晚霞的颜色，在交谈中一句句变得平淡。

咸渍渍的话题，都是由一滴滴汗水引发，任凭那一地的庄稼，摇曳着日子，在丰歉之间，肆意圈点。

辣椒的味道，往往是挂在墙上的宣言，静默无语，是一种性格的展览。一枚鸡蛋，可以解释黎明，砖瓦砌进的褶皱，在一个个院落，守护着温暖。

一次次的羊咩和牛哞，标注着生机，弯曲的背影与深深的小巷，都隐藏着潮湿的视线。锄头无法解释坟墓，经幡飘扬的惦记，震惊了心灵的盲区，磕头祈祷的姿势，在锄头上弯了一下，泥土中的情思，深深浅浅。

还是点燃绿色的火把，不用悲壮，不用锣鼓喧天，从清明开始，悄然将一粒种子埋进土里，然后，等待发芽，等待一场春雨的浇灌。

走在乡间，冬天裸露着所有的疼痛，包括那些长出我们流泪的田垄，以及我们看不见的惊喜，还有被我们抛弃的情感。

瑟瑟发抖的荒草，在残雪中，遮遮掩掩。还有，吱吱嘎嘎的脚步，不知是否还能走回从前。

乡间，毕竟藏着一个家园。就在心里构筑它吧，让它永远飘荡着一缕炊烟。

小米

就这样，一穗谷子长在地上。就这样，一碗米饭摆上桌上。

在乡间

诗散文

走进盎然的七月

(组诗)

□李惠艳

祝福祖国

无法用心灵的颤动
接近每一个失眠的夜晚
红色的玫瑰
在潮湿的掌心盛开
温暖神州大地龙的传人的心田

我要感谢阳光
是你，给了漫漫长路
如此美丽的怀想
我要感谢七月
是你，给了生命旅程
分分秒秒的蓬勃生机
我要感谢旗帜
是你，用血染的风采
率领中华儿女奋勇向前

那支远行的歌谣
如今还在风中尽情地吟唱
让我用最热烈最诚挚的祝福
无论何时何地
您永远是儿女心中——
最慈祥，最伟大，最圣洁的母亲

七月的词汇

回顾102周年的岁月
是七月最鲜红的词汇
勃发了中华儿女不懈的追求
是七月以最简单的形式
展示收割的段落和情节
速写理想的真谛

回顾102周年的岁月
是你挥动巨手力挽狂澜
锤炼出自己的铁拳
是你的浴血奋战
赶走了豺狼般的侵略者
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回顾102周年的岁月
是你绘制了一幅画面
让中国绽开青春的笑靥
是你揭开崭新的一页
让中华民族期盼梦想成真

走向远方

爱得太深太久
总有一片彩霞弥漫心的足迹
总是满山花儿舒展着淡淡的香气
总有一种生命的激昂
流淌在火红的七月

伫立在季节的深处
用一种心情与你对峙
被晚风撩起的思绪
如同驿站站那团火焰
总把火红的情景描绘得如痴如醉

那个远去的日子
在拔节的枝叶间日渐熟稔时
季节的阵阵雁鸣
在不经意间成为一种思念
如同诗人赞美的言辞
灿烂在走向远方的康庄大道上

七月的诗行

一直在极力选择
一条暗香四溢的渡口
走进盎然的七月
走进七月浪漫的诗行
倾听远处抑扬顿挫的蝉鸣
裹挟不安分的飞翔

湖面上的红船早已远去
唯有那红色的信念
成为一种诱惑
沾满泥土的芬芳
是今生今世不变的情怀

置身于岁月的渡口
唯有那艘红船
凝聚着多少代人的执着呼唤
无法离开青春的视线
伫立于七月梳理的稻田
再次聆听到灵魂的震颤
是来自那金色的镰刀和锤头

星诗空

在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上，小米刻上了铭心刻骨的形象。
在人生茫茫岁月的入口，小米写下了循循善诱的字词句章。
哦，小米，
哦，芬芳！

绿野长风

□艾平

絮语怀

朋友，这一切就发生在你眼前的草原上，遗憾的是你作为一个旅游者很难看到。

你在百花盛开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漫步，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每一种草都奉献花朵，那摇曳的繁花，犹如漂浮在海面上的星星，五光十色，熠熠楚楚，每当风儿走过，它们便翩然起舞，一闪一闪地把阳光撞成叮叮响的琴弦。你沉醉在久违的诗和远方里，情不自禁地去拥抱那些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野花，便以为亲近了草原。

你亲吻着芳香四溢的野花，欣赏着它们浓妆淡抹的妩媚，端详着它们仪态万方的婀娜。你把一种又一种的野花逐一拍照，然后使用花草识别软件，叫出了这些花的名字，也知晓了这些花的习性——淡雅的薄荷花，多年生芳香草本，微紫色，像一团绒球似地被茎秆串起来，生在水边草甸，放在嘴里嚼嚼，呈微辣。最能够点染草原的该属红彤彤的萨日朗花了，这种百合科植物，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它们没有绽放的时刻，你只有使用微距寻觅，才能够发现它们，不知道是哪个画家把红和绿调成了暗暗的混合色，更不知道是哪个孩童，笨拙地把这些蓓蕾捏成子弹头，也正是由于暗淡低调，萨日朗的蓓蕾躲过了风，躲过了鸟，总是在清晨绽放，只见它们反卷起玲珑的花瓣，以小红灯笼的样貌，弥漫了山坡、林缘和草甸。也许萨日朗觉得自己的美丽，还不足以报答赐予它生命的上天，于是它用千百年的时间，慢慢地告诉你，清肠解毒，养阴润肺，是自己的长项……

还有，小黄花菜，就是那种被叫作萱草的喇叭状鹅黄色花朵。从姿色的角度看，小黄花菜和萨日朗、赤芍、野玫瑰、狼毒花可以说是草原花海中最耀眼的仙女，而小黄花菜的非凡之处，即是一道草原上的家常菜，可凉拌，可烹炒，可做馅，又是一种味甘性良的原生态草药。还有，吊钟样的蒙古黄芪花，白玉盏一样的玉竹花，给干草草甸铺上一层莫兰迪纱巾的马蹄花，一串串琥珀吊坠般的蒙古黄芩花……镜头徐徐推进，你发现草原上的每一种花都精美绝伦，别开生面。

于是你久久地徜徉在草原的花海里，沐风闻香，看不够——蓝蓝的天空飘着那白云，白云的下面是那雪白的羊群，羊群好像斑斑的白银……在云朵的影子里，几匹红骏马凝固了似地站在草原上，只有鬃毛微微飘动；雄鹰在洁净的天上飞翔，影子在草上掠过，挂着铃铛的骆驼驾车在地上移动，车上的奶桶口漾出缕缕洁白的乳汁，一群旱獭子在坡地上远远张望着草原，像淑女那样双手抚胸，你特想知道它们是在朗诵还是在唱歌……大地之美，美不胜收，此时你即将结束草原之旅，如醉如痴，心满意足，禁不住面对草原发声抒怀——啊，美丽的大草原，你是花的海洋，你的馈赠像母亲的慈爱永不干涸。

且慢，亲爱的朋友，你的话虽然发自肺腑，却仅仅是浮光掠影的感受。让我来告诉你吧，草原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富庶和美丽，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幅蕴藏深深的生态画卷，草原让人类在漫长的岁月找到了人与天地的吻合点，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价值。

我多年在草原上行走，亲眼看到草原其实是很脆弱的，挖一锹，一场大风过去就成为一个小沙坑，不几年就蔓延成一块沙地，你眼前如此绿意葱茏，那是千千万万的草彼此在地下根连着根，在地上手挽着手，造就出来的天衣无缝，因此，草原上的每一棵草都不可或缺。

自古以来，人类逐水草而居，就像婴儿一样依偎在草原的胸前，靠草的给予繁衍生息。亲爱的朋友，当你观赏过了风景，请跟我来。让我们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去聆听草原的记忆。

我在林草结合部的撒欢牧场采访，临走时，牧场主人赵红松给我装了一包柴胡草，让我平日湖水喝，说柴胡水是他们家每天的饮品。牧场的饮食，无肉不欢，无酒不欢，这里的农人和牧民，年年岁岁依赖山野草药养生。柴胡为《中国药典》收录的草药，有和解表里、疏肝升阳之功效，药用部位为柴胡的干燥根。那么，在柴胡遍地的草原森林交错带，人们为什么不选择药典提示的柴胡干燥根使用呢？后来我翻阅，看到一个信息——在蒙药的药中，龙胆的药用部位为其花，在中药中龙胆的药用部分为干燥根。蒙药都是用地上的部分。我想，游牧文化中以植物之根为草原命根的理念和农耕文化中“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的理念一样，对于原初的人类生存都有重要的意义。

正所谓生态决定生存，生存决定历史，历史孕育文化，文化不可以一夜打造而成，就像风霜雨雪中的大树一样，唯有饱经沧桑，才会历久弥新。皆因人类知道只有草原可以给他们牛羊，只有河水能够给他们乳汁，只有森林能给他们猎物，这样的记忆渐渐变成了智慧，变成了铭心刻骨的理念。

遥远的记忆，依然在绿野长风之中栩栩如生。

这一切都发生在百花盛开的草原上。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能了解，便是不虚此行。